

2005

## 中外射日英雄神話淺論

萬梓豪

曾梓維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\\_proj\\_2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2)

---

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萬梓豪、曾梓維 (2005)。中外射日英雄神話淺論。輯於《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4-2005》(頁54- 61)。檢自：  
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\\_proj\\_2/4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2/4)

## 中外射日英雄神話淺論

### 一、導論

伊里亞德（Mircea Eliade）在《神話、夢和神秘儀式》<sup>1</sup>曾論述：「在十九世紀時，提到神話這個詞時，其實就是意謂著一切與實在(reality)相反的事物。」無可否認，神話其實涵蓋著一個非常寬廣的領域，而且顯然不止於這種二元對立的理解。在文史哲合流的中國，要界定「神話」更是一項艱難的工作。普遍來說，從科學和歷史學的角度，神話是古代人類文化最早的產物之一，當中蘊藏著各種人類對世界起源、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的原始探求和理解，並透過前所未有的形象和幻想表現出來。由於古代對世界的認知水平極為有限，人類沒有先進的科學來解釋世界起源、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的矛盾和變化，所以往往借助幻想，把強大的自然力量擬人化，從而滿足到與身俱來的強烈求知慾。因此，有很多神話產生，去解釋世界起源和人類未知的世界。在這個題目當中，我們集中討論神話與歷史及民族性的關係，並分析中國射日英雄羿的神話，也會探討希臘相關的英雄神話。

### 二、建構神話的磐石

#### 萬物有靈的民族共通性

古人認為萬物有靈，這種「靈性」往往是一種人格化的神靈。在不同國家的神話當中，我們都不難發現萬物有靈這項共通的民族性。無論對死物或天然異象，各地的先民都會不約而同地將之人格化和神話化。例如在中國神話當中的風伯、雷神及雨師；希臘神話當中的阿波羅、宙斯和十二星座。印第安人神話當中，馬尼圖及米查波。還有埃及神話中的奧西里斯、普塔及阿蒙拉等。有不少學者根據容格

（Karl Jung）的理論，將神話的雷同性概括為一種「集體潛意識」。然而，從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力而言，後天的洞察比先天的「無意識」顯得更具說服力。

#### 人類抗爭的共同潛傾

人類其實無可避免和某種大自然的定律相悖而存，他們一出生已處於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，面對大自然當中的天然災害，例如洪水、暴雨、猛獸等，他們只有以自己的方式去抗衡。面對自己無辦法解釋的事情，也會幻想到有神的出現，幻想是神去懲罰人民，從而創造出神話解釋甚至反抗。

#### 原始民族發展的必經過程

由於社會發展，生活勞動和自然力的衝突加深，一些表現反抗自然，戰勝自然的英雄便相繼出現。另一方面，隨著族群的擴大，人的抗爭不再只限於人與大自

---

<sup>1</sup> Mircea Eliade, *Myths, Dreams and Mysteries*, trans. by P. Mairet, (New York: Harper & Brothers Publishers, 1960)

然。當生產力出現盈餘，社會上便出現搶奪勞動成果和捍衛勞動成果的戰鬥，更多英雄神話因此誕生。後期，政治制度開始萌芽，有明確領袖帶領的團體，嘗試建立在自然以外可崇拜的偶像，故英雄神話有不少都是有關領導者。例如中國會把皇帝叫天子，把皇帝神化，故天子有著和神一樣的能力和權力。

### 三、從神話演變過渡到歷史呈現

神話經過歷代不斷的加添和改造，內容上會變得更豐富多彩。例如西王母的神話就是一個好例子。西王母，俗稱王母娘娘，又稱西姥、王母、金母和金母元君。全名為白玉龜台九靈太真金母元君、白玉龜台九鳳太真西王母或太靈九光龜台金母元君。西王母之名最初見於《山海經》。「西」指方位，「王母」即神名。西王母由混沌道氣中西華至妙之氣結氣成形，厥姓侯氏，位配西方。《穆天子傳》有記載西王母和周穆王詩歌唱答，變得和藹可親。《淮南子》記載羿問西王母要不死之藥，西王母從凶神變成了吉神。《漢武內傳》記載西王母變成一個三十來歲、容貌絕色的女子，三隻青鳥也變成漂亮活潑的侍女。由此可見，在不同的時代，神話也有不同的版本。

中國神話可信性一直以來都有激烈的爭論，蓋因神話和信史往往會因為界線不清而彼此相混，神話的可信性和真實性亦直接影響歷史的真實記載。現在將引據不同學者的說法，作一參照：

#### 茅盾《神話雜說》：

神話是一種流行於上古時代的民間故事，所敘述的是超乎人類以上的神仙的行事，雖然荒唐無稽，可是古代人民互相傳述，卻確信以為是真的。

#### 聞樹國《傳說的繼續》：

大凡神話傳說，無不折射著當時人們的心靈之光，無不記載著生活的經驗，無不在無意中流露出他們所感知的事物的樣子。神話傳說是對所感知的事物在獲得正確解釋之前的主觀判斷。

#### 閻雲翔《神話的真實性和神聖性》：

社會生活中的神話，是真實而神聖的事件敘述，不是隨便說的故事。換言之，神話具有真實性和神聖性的特點。

#### 陳中梅《外國文學評論》：

在古希臘語中，“muthos”並不專指神話，“即使在現代英、法、德、俄和意大利語裡，myth, mythe, mythus 和 mito 等仍可指謊言和虛構的故事…密索思的核心是“虛構”，是“虛構的話語”，它包括神話，但並非只是神

話。...

雖然眾說紛紜，沒有定案，但值得深思的是神話和生活經驗的關係。如果我們相信神話為人類最早期的口傳文學，凱西勒（Ernst Cassirer）的神話思維理論會是一套較為完善的補充說法<sup>2</sup>。他提倡把神話的思維方式看作是「隱喻的思維」（Metaphorical thinking），認為這種隱喻思維具有形成概念的功能，只不過它形成概念（神話概念）的方式不像邏輯思維那樣是靠「抽象」的方法而形成抽象概念，而是遵循所謂「以部分取代全體」的原則，從而形成一個具體概念。神話的世界觀假定了具體客體的整體與部分之間存在著特殊的關係，「部分代替整體」這種關係和原理還被認為是原始邏輯的基本原理。所以，神話中的人物、事物、事件等，都可被視為曾經真實存在過的一個部分，或是一個概括。推而廣之，神話也可以反映歷史。

對此很多中國學者也認同，因為神話通常記載當時社會的現象，或當年發生過的重大事情，所以有了記載歷史的功能。柯楊在《論伏羲神話傳說的文化意義》記述「任何一個民族的神話與傳說，往往折射出這個民族古史的影子，透露出歷史的真相。」翦伯贊在《中國史綱》中也有記載，「中國神話傳說是歷史上突出的片斷的記錄。」

#### 四、各民族中的射日神話

射日英雄的神話，其實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有出現過，因為當時中國常常有旱災，令到人民的農作物失收，而且地面非常熱，所以就經常出現消滅多餘太陽的神話。因為人類無辦法去改變旱災這個天然現象，所以用神話去解釋，希望有神的出現，幫助人類。

各地方的射日神話分別有：壯族的侯野射落 11 個太陽、布朗族的顧米亞射落 7 個太陽、黎族的大力射落 6 個太陽和月亮、乞佬族的阿膺以長竿打落 6 個太陽、侗族的螟蛉以大刀砍落 5 個太陽、瑤族的羿以弓箭射落 9 個太陽。從黑龍江一帶往南到雲南及到越南山地占族，往東到台灣原住民，往西蒙古，西南到印度東北部，美國加州也有消滅多餘太陽的神話。

#### 五、由羿與后羿神話歷史化

其實羿與后羿其實有不同的，在上文所說的神話演變，與羿與后羿亦有很大的關係，所以現在會列出不同時期，有關羿與后羿的記載：

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：

---

<sup>2</sup> Ernst Cassirer, *Mythical Thought* (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54). : 卡西爾著；黃龍保、周振選譯：《神話思維》（漢譯本），（北京，中國社科出版社，1992）。

帝俊賜羿彤弓素贈，以扶下國，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。

《楚辭·天問》：

羿上射十日，中其九日，日中九鳥皆死，墮其羽翼。  
馮珧利決，封豨是身失，何獻蒸肉之膏而后羿不若有若（樂）。

《墨子·非儒》：

古者羿作弓。

《孟子·離婁》：

逢蒙學射於羿，思天下惟羿逾己，於是殺羿。

《管子·形勢解》：

羿，古之善射者也。

《呂氏春秋·勿躬覽》：

夷羿作弓。

《初學記》卷一引《淮南子》：

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羿妻嫦娥竊之奔月，托身於月，是為蟾蜍，而為月精。

《淮南子·本經篇》：

堯之時，十日並出，焦禾稼，殺草木，而民無所食。猥兪、鑿齒、九嬰、大風、封豨、修蛇，皆為民害。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，殺九嬰於凶水之上，繳大風於青丘之澤，上射十日而下殺猥兪，斷修蛇於洞庭，禽封豨於桑林。萬民皆喜，置堯以為天子。於是天下廣狹、險易、遠近，始有道里。

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：

羿死於桃楸。

《左傳》：

后羿自鉏遷於窮石，因夏民以代夏政，恃其射也，不修民事，而淫於原獸。

由此可見，隨著歷史的改變，神話的內容也不斷增飾，羿的故事也隨之而改動，由當初《山海經》的下凡天神的形象，轉化成《楚辭》中射九日、殺凶獸的神話英雄標誌。及至先秦時期，羿又搖身一變成爲發明弓的文化英雄。另一方面，羿授徒招妒而遇害及后羿變成夏朝昏君故事，亦在史傳文學上又開始慢慢流傳，可視爲神話歷史化的明顯痕跡。延至東漢《淮南子》羿射日英雄的形象大體定型，但仍增加了配偶神嫦娥，及向西王母求不死藥等內容。

## 六、神話英雄形象

神話學大師約瑟甘保(Joseph Campbell)<sup>3</sup>在其研究中很早就認定神話有一個「原型」(archetype)，而這個原型就是英雄的冒險。他曾給「英雄」下定義：「英雄是那些能夠提升自己生命，突破與生俱來限制的人。」他又認爲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險，進入超自然奇蹟的領域，他在那裡遭遇到奇幻的力量，並贏得決定性的勝利；然後，英雄從神秘的歷險帶著給予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。這種英雄神話歷險的標準路徑，乃是成長儀式準則的放大，亦即從「召喚」到「啓蒙」再回到「回歸」，它可以被稱作「單一神話的原子核心」。

假如我們綜合中國射日英雄羿和希臘的大力士赫克里斯的經歷，不難發現他們所呈現的故事恰恰就是約瑟甘保所認定的英雄冒險。由於約瑟甘保的理論很大程度受到佛洛伊德的觀點影響，我們可以結合兩人的看法來分析這兩位中外英雄。

### 召喚

依據佛洛伊德<sup>4</sup>的心理學，人的苦惱來源來自自然界的壓力、自身肉體的弱點；及家庭、社會、國家、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安全性這三項因素。所以，英雄往往因爲這三個不利因素，與正常平凡的生活脫離，進入一些未知的冒險旅程或奇異的境界，因而完成英雄歷險中的第一個階段（呼召英雄）。

試看射日英雄羿，他原居於天界，是天神的一員。因爲太陽十子貪玩，弄至十日並出，人間頓成烘烘煉獄，帝俊便令羿下凡教訓十子。因爲一道命令，羿和天神的關係出現不協調，羿一下子和天界神祇爲敵，此可視爲羿進入奇妙歷險掀開序幕。反觀希臘英雄，他的煩惱是與身俱來的，所以他很快便呼應了召喚，進入他的冒險之旅。赫克里斯一出生已是宙斯(Zeus)和阿爾克墨涅(Alcmene)的私生子，注定受到天后赫拉(Hera)的妒忌和厭惡，這令他一開始已感受人際關係上的危機。另外，來自自然界的壓力亦令他不能甘心於平凡的生活。赫克里斯是半人半神的混血兒，但他是命中注定返回神界，自然的定律是不容許他安於現狀。隨著赫拉用詭計奪去了王位，赫克里斯終於跟著神諭昭示，開始踏上完成國王交給的十項任務，亦

<sup>3</sup> Joseph Campbell, *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*. 朱侃如譯：《千面英雄》，(台北，立緒出版社，1997)。

<sup>4</sup> Sigmund Freud, *Totem and Taboo* (1913), 佛洛伊德著；楊庸一譯：《圖騰與禁忌》，(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84)。

是有名的「赫克里斯的任務」。(Labours of Heracles)

### 試煉、啓蒙

基於以上種種原因，羿和赫克里斯都開始了他們的試煉和苦差。佛洛伊德認為這是一種精神上的麻醉，因為他們面對上述心理或生理上的壓力，個人會產生一種絕望的反抗，尋找一種逃避苦惱、追求幸福的方法。<sup>5</sup>他更列舉出五種逃避苦惱的例子，其中包括藥物中毒、抑制衝動、昇華、幻想和脫離現實。羿和赫克里斯兩位英雄或多或少都經歷過這種掙扎，他們的生命進入另一個境界時，周遭都變得陌生，他們必須克服種種考驗和苦差，才能成功脫險。

以羿為例，他的逃避苦惱、成功完成試煉和苦差是經過三個階段，首先他一心打算連放十箭，射下所有太陽十子，使自己能安然返天界覆命。但當他拔箭準備射下第十個太陽時，他的衝動被堯制止了，後來他也抑制了自己衝動和自私的想法。接著，羿想到以斷修蛇、擒封豨、繳大風、殺猓豸等殺惡獻肉的方法，幻想可取悅帝俊，改變失衡的神祇敵對關係。結果，他的幻想好像癡人說夢一樣，落得「獻蒸肉之膏而后羿不若有若」的收場，羿始終未能逃離苦惱的根源。最後，羿終於醒悟明白自己其實正為廣大人民造福，射日除害之舉並無不妥，他最後都能夠堅持這個意念，雖困凡間而不悔，令自己在道德品格上得以昇華。

赫克里斯所面對的考驗也絕不比羿少，他能成功完成試煉、得到啓悟也是經過三個階段。起初半神半人的赫克里斯是不甘當凡人的奴僕，他嘗試過離開家逃到特爾斐。即使明知神諭不可易，但他仍逃避現實，終日埋首在鬱悶和悲哀自我世界中。他不願替一個比他低微的人服務，可是赫克里斯又不敢違抗父親宙斯的旨意。這樣便使天后赫拉有機可乘，她讓赫拉克勒斯的心頭的鬱悶變為狂暴。赫拉克勒斯控制不了自己，他在狂暴中用箭射死了他和墨伽拉所生的孩子，而且瘋狂了很久才解脫出來。他看見自己闖下了大禍，更陷入更深的悲哀和不幸之中。他閉門不出，不見任何人，試圖逃離現實世界。幸好隨著時光的流逝，他心頭的痛苦才有所減輕。他學懂重新振作起來，決心去完成尤里士修斯王的任務。以後的十二項任務，大部分都是考驗赫克里斯的耐性，例如生擒刻律涅亞山上的牝鹿，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捕獲，而且年少氣盛的衝動和鹵莽已不復見。此外，大力士赫克里斯不再是單憑蠻力壓倒對手，反而變有智有謀。由他勇鬥尼密阿巨獅開始，至於殺死九頭蛇許德拉，及清掃奧革阿斯的牛棚，我們可以察覺到赫克里斯無論在性格上，體質上或者待人接物上都有明顯的頓悟和昇華。這種個人素質的提升，就是神話英雄所提及啓蒙過程。

### 回歸

英雄達成使命，帶著給予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，是完成英雄冒險的重要過程。英雄不僅可以得到補償，甚至比以往擁有更多，這無論對於羿或是赫克里斯都是具

---

<sup>5</sup>同上註。

有特別意義的。先說羿，他不能返回天庭，在未有配偶神出現以前，他都是孑然一身，其生存意志唯一就是他在歷煉和啓蒙中得到的一份對於善的執著。這已經是羿在下凡換來最大的補償。相反，赫克里斯的回報顯然豐厚得多，他不但能和天后赫拉和解，又能與青春女神希碧結婚，更能夠升上奧林匹斯山和諸神並列。根據坎伯的分析，他認為諸神傳說與英雄冒險是所有人類個人成長必經的隱喻。

## 七、英雄悲涼結局

雖然兩位英雄在中外民族史上都曾經顯赫一時，但兩人在最後都面臨婚姻危機，而且同樣遭人暗算身亡，確實令人惋惜不已。羿自從射九日後，一直貶在凡間，嫦娥乃羿之妻子也困居於此。後來，《淮南子·覽冥篇》載：

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，妣（嫦）娥竊以奔月，悵然有喪，無以續之。

可見，后羿貶凡後又喪偶，可謂雙重打擊，其淒涼之狀可想而知。以後，他教人箭法，賴以維生，可是偏偏遇人不淑，在《孟子·離婁》一文記道：

逢蒙學射於羿，思天下惟羿逾己，於是殺羿。

羿徒有一身好箭法，反不獲天庭賞識，卻為世人妒嫉，豈不讓人嗟嘆，叫人感傷？

赫克里斯在世時雖兩度結婚，然皆不歡而散。首任妻子梅加拉(Megera)本來生活愉快，而且為赫克里斯誕下了三個兒子，可是因天后赫拉(Hera)陷害，使赫克里斯發瘋，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。赫克里斯內疚不已，重逢後也沒再復合，婚姻自此告終。

第二段婚姻的主角是戴安尼拉公主，她與赫克里斯原相處愉快，但因聽信讒言，加上害怕赫克里斯變心，在懵然不知受騙的情況下，讓她的丈夫穿上沾有半人馬獸毒血的外套。結果，赫克里斯毒發，劇痛難耐，在火中自焚而亡。戴安尼拉公主亦自殺殉情。

## 八、總結

神話是一個最能超越學科的研究課題，無論從科學、歷史學、民族學、人類學、心理學等等各個角度入手都能找到適當的立足點，給予研究者廣大的思考空間。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神話不像希臘、巴比倫神話般有完整系統，也不像野蠻民族的純粹神話。我國神話數量在遠古時期數量很多，後來散佚不整，又和歷史、寓言、神怪小說混在一起，古史和神話很難分別清楚，小說和神話也混淆難辨，使得神話研究成爲一門不易獲得真確結果的學問。



## 九、參考資料

1. Mircea Eliade, *Myths, Dreams and Mysteries*, trans. by P. Mairet, (New York: Harper & Brothers Publishers, 1960)
2. Ernst Cassirer, *Mythical Thought* (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54). : 卡西爾 (黃龍保、周振選譯) : 《神話思維》 (漢譯本), 北京: 中國社科出版社, 1992。
3. Joseph Campbell, *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*. 朱侃如譯: 《千面英雄》, 台北: 立緒出版社, 1997。
4. Sigmund Freud, *Totem and Taboo* (1913), 佛洛伊德 (楊庸一譯): 《圖騰與禁忌》, 台北: 志文出版社, 1984。
5. 鄭振鐸 (譯): 《希臘神話與英雄傳說》, 香港: 商務印書館, 1977。
6. 袁珂、周明編: 《中國神話資料萃編》, 成都: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, 1985。
7. 陳建憲: 《神祇與英雄: 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》, 北京: 三聯書店, 1994。
8. 袁珂: 《中國古代神話》,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1。
9. 陳天水: 《中國古代神話》,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8。
10. 茅盾: 《神話研究》, 天津: 百花文藝出版社, 1981。
11. 范晉豪: 《神話之旅》, 香港: 突破出版社, 1999。
12. 劉介民: 《比較文學方法論》, 台北: 時報文化企業出版有限公司, 1990。